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三十七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四

唐 李德裕 撰

論用兵二

論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自精慮回鶻自到把頭烽北已是數日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天德振武界首不殊前日尚書丞郎鄭肅等皆見臣等懇說且欲曲全恩信告

諭丁寧縱要驅除只可出於邊將常令曲在於彼未要
便與交鋒望更詔劉沔令遣使邀約若事非獲已驅逐
不遲恐劉沔撰書叙朝廷意不盡望付翰林賜劉沔書
白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遣石雄斫營事今且駐更審
候事勢仍望兼賜遂泰詔處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右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
備向後不更往來救援伏蒙聖恩許臣等以進狀請更

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今回鶻雖已抽退康志亮稱
退渾走捉嵐石等州臣等料其必歸靈夏又河曲党項
向與回鶻有讐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
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
可停須要及冰未合時前各到所在謹突具聞奏未審
論回鶻石誠直狀

右自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
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內求奉使

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

料其此去豈肯盡心臣等伏以自可汗在邊已使苗
稭王會楊觀三度告諭又曾領常照安魯卿同往逗留
塞上終不悛心石誠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悟
况自今夏已來兩度點檢摩尼回鶻又寵待溫沒斯至
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
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回實為允愜仍望兼賜崔巨玄
詔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右緣回鶻牙帳漸移向東去振武疆界稍近今以草青馬壯深慮有意窺邊望令劉沔於雲伽關及邊界要害添兵嚴加警備先令鄭許陳滑兩道兵馬於代州就糧今緣把頭烽北一川皆是散地若回鶻萬一馳突更無重兵備禦則退渾部落先被破傷太原北境不免搔擾望付翰林賜劉沔詔令酌量事機審探回鶻情偽更於把頭烽北添置令速詳利害聞奏如蒙允許伏望約此

意撰詔處分未審

要條疏邊上事宜狀

一回鶻猶在雲州頗擾邊境據二州蹤跡必無深遠之
謀所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為其設計今在雲朔等州
斷天德振武驛路切須有備防患未萌望速令度支差
使於河西路潛為准擬

一元和八年回鶻回邊磧南支取柳谷路打吐蕃天德防
禦使周懷義奏到朝廷未測其故人情無不憂恐臣德

裕先陳奏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發夏州兵士五百人於故經略軍應接驛路兼護党項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為復猶有存者望使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以通天德奏事疾路

一訪聞麟勝兩州中間地名富谷人至殷繁蓋藏甚實望令度支揀幹事有才人充和糴使及秋收就此和糴於所在貯蓄且以和糴為名兼令與節度使潛計會設

備如萬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軍運糧使勝州隔河去東受降城十里自東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糧東可以壯振武西可以救天德所冀先事布置即免臨時勞擾

驅逐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累日商量且如八月九日處分太原三道各嚴兵守備更令劉沔遣使告諭待至來春回鶻入馬羸困之時計會驅逐則漢兵免冒寒苦易為施力臣等思慮

量為得計若如此可行即幽州兵馬望且令於本界屯
集待候處分入太原界後即須供出界糧未有用處日
費殊廣恐度支物力供饋不辦若慮冰合後回鶻更有
馳突事當及早驅逐即須速為計會至十月已後寒凍
轉甚恐施力不得須便三五日內方及事機又緣太原
步兵鈍弱素為河朔所輕兼本道奏事官孫察孫儔自
稱太原兵敵回鶻不得即須於河朔側近別徵兵滿取
萬人方可濟事須令一兩月內便見成功如此即免費

資財得早安邊境伏以自兩漢每四夷有事必令公卿
集議蓋以國之大事最在戎機元和中征討王承宗李
師道長慶中征討李齊並令集議况聞向外議論不一
互有異同若不一度遍詢羣情終為閒詞所撓望令公
卿集議兩日內聞奏所冀博盡羣議厭服衆心未審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
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一議狀云選將練卒未甚得人今緣邊節鎮將下羣守

誰人最不稱職文武班中誰人堪任將帥須指陳其事
不得泛言

一又云守禦要害未甚有備犄角之設不相應輔車之
謀不相依今何處置兵即為要害何處加備即為相應
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來即驅逐去亦勿追昨所令集議出師驅逐去
亦勿追如此相守何時得了軍糧日有所費邊境終無
安寧此最關取舍大計須便堪行用

一又云部落能自攻討者不須止遏而邊上諸蕃多者
一二千帳少者力又不足各有家口畜產常自護惜昨
者回鶻暫到雲州諸蕃奔逃不暇雜虜既無統一誰肯
盡心今欲將何部落討逐亦須指言去處

一又云各勅邊將遣自招收其遠征戍卒請漸令抽罷
此事朝廷非不素知只緣去年將江淮六道衣糧召募
天德官健僅經一年更無一人應募李忠順請自招召
經半年只得六百人塞上守備處召得一二千人都未

濟事成卒如何抽罷亦須更別陳方略

以前謹具如前昨所降勅旨云且須切應事機不得
更為虛論今詳議狀並未切事機臣等商量望令牛
僧孺與夷行同議仔細分析兩日內聞奏未審

牛僧孺等奉勅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
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狀

右臣等伏詳公卿所議猶未切要狀云邊將不聞以攻
守之術上聞朝廷則將畧可知也又諸道徵兵其數不

少烏合之衆號令不齊又近者回鶻攻劫雲州漸入內地節級城守莫能式遏亦未見隣近堡柵首尾救援者竊詳此意只是見大段形勢實未切事機朝廷比來待遇回鶻惟推恩信諭其職分便自退歸所徵戍兵只合守備都未嘗有攻討之意昨來回鶻迫於飢困至雲州劫奪牛羊已為侵暴事須與城柵鬪敵兵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便云莫能式遏亦似過誣堡柵既無重兵合須自守令其首尾救援亦是虛談自古所云烏合之衆

皆謂臨時召募未經訓習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即是烏合陳許淄清等兵並是節制之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固不可謂之烏合又云漢兵遠襲恐遺虜擒兵法云善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是令其自來況虜騎倏忽以來疾如風電固不合將兵遠襲今可以計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二三百里遠去未得既有定所便可為謀魏武破烏丸李靖擒頡利皆用此計公卿等都不議及亦似未見形

勢非令集議只緣問驅逐守備二計何先今既云守備過冬方圖進取斯為上策便可施行即與昨來加劉沔招撫使且令告諭理亦相近恐不暇更有訪問未審

請發鎮州馬軍狀

右太原奏事官孫儔適到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料必是緣契丹不同恐襲其背所以移營又幽州進奏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

只令殺回鶻監使即還妻兒室韋使已領幽州軍將同
去殺回鶻監使緣軍將未回仲武未敢聞奏據此事勢
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與幽州合勢向前移營驅除得
否更要添多少兵馬孫儔答云若係移營亦不要添大
段兵馬只緣大同軍兵少得易定一千人助大同即得
其鎮州馬軍臣等商量不用徵發穩便未審

請市蕃馬狀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啓戎心更來侵掠回

鵬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
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鎮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
委劉沔誘諭番人緣回鵬常有意劫奪恐番人作主不
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
充賞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缺
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

請募必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右奉宣旨思忠請前件馬軍合勢令商量奏來者臣等

商量令劉沔與幽州振武天德合出大軍置營柵漸移
向前逼感即令思忠領蕃渾馬軍深入計思忠兵勢相
及可汗牙帳必自有變兼令招其降者即易成功其蕃
兵分為兩廂各令蕃將押領至為穩便何清朝契苾通
是蕃人各令管一廂所冀諳識虜情易為指使如蒙允
許其何清朝計行李永遠望便以中書門下帖追未審
李思忠下蕃騎狀

右臣等訪聞退渾與回鶻久為讐怨恐合勢後不與思

忠叶心或生別事須令遂泰審與劉沔商量如有可疑
即便假發遣其興唐感義奉誠等軍及莫必退渾等
部落先各有本管都使都督須令部領自去即得兵將
各相諳識易於指揮望付翰林賜劉沔忠順遂泰等詔
處分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右思忠本請蕃騎緣言語相通易於指使若令易定兵
去恐不相當魏楚又稱向北進軍每頭軍事須得蕃兵

一二百騎引行若全令抽却進軍不得臣等商量沙陀
兵望許劉沔量留一半其一半依前令與思忠合勢如
蒙允許望賜劉沔詔處分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右臣等前日商量令契苾通等不受思忠指揮何清朝
分領部落臨事取思忠指揮昨日奉宣恐契苾通等不
受思忠指揮不要分領臣等亦有深慮不敢不再陳論
沙陀部落比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狎熟不令

別人管領亦得所虜退渾昨者張獻節纔欲責罰便疑
為惡忽恐思忠制御不得却自因此生事莫莖通本是
蕃中王子先在蔚州且遣分領必上下情通更無所慮
又思忠雖志誠效順然使用之初亦未可獨任漢將分
領事亦得宜莫莖通等雖是蕃人任使已熟切更誠勵
豈敢不順思忠臣等所見如此伏望聖明裁斷未審

請賜劉沔詔狀

右訪聞劉沔頗練兵機惟臨機決策不免遲疑兵書云

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遲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機望
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擾侵且務綏懷今既殺僇邊
人驅劫牛馬頗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
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指揮朝廷既假以使名令為諸軍
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
取機便不必皆候進上未審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右臣德裕得忠順狀請自至界上親臨賊營專看事機

首為撲滅緣當道軍馬數少請馬軍一二千騎臣等商

量緣可汗移營已近振武忠順勇於戰鬪必可指蹤河

中地閒馬軍有朔方舊法都虞候

闕

川防戎臣素所諳

知望發馬軍五百騎令王縱部赴振武取忠順指揮今

當回鶻衰殘亦要及時驅逐事有應變不可憚煩仍望

賜絹一千八百匹內三百匹充職掌人優賞以戶部物

充度支差綱發遣兼望令中使送如蒙允許望付翰林

賜詔處分兼詔示忠順守志其賜忠順狀謹連封未審

李思忠請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右伏以今年八月制置待諸道進軍移營逼可汗衙帳
即李思忠領行蕃騎深入覆其巢穴續緣劉沔張仲武
確稱冬寒進軍未得請待正初今已及期望詔劉沔張
仲武一時進軍以壯思忠兵馬恐不關令往中受降城
令在保大柵屯集稍為穩便望付翰林賜思忠遂泰詔
處分其劉沔仲武詔意謹同封進

會昌一品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四千三十八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五

唐 李德裕 撰

論用兵三

論譯語人狀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紆於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譯兼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

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叅驗免有欺蔽未審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梟擒忽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

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前
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效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
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德等往幽州太原振
武望三道各賜勅書如兵馬使已下大將取得可汗便
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
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

白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
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
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勸黠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
早賜明勅處分未審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定州
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
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

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
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
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
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
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
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
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
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司師進陰山遇其斥

候千餘帳皆得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却公主又與回

鵑接戰即須翦除令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捉排比兼曬取三千人十日乾糧及乾蒸餅聞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曬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闕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即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

論招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為桀逆及王師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効朝廷獎其歸命寵遇逾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因父歿自總兵權屬寶厯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其符節以秦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覲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邪說自謂雄豪及寢疾彌留罔

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樹置駭童再圖兵柄
陛下以澤潞玄宗厯試舊地有上黨故風風俗和平人
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
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
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
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源置子孫於無過之地而乃繼
師道覆車之軌襲怙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
廣詢庭議以盡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

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右彥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來者彥佐務推恩信必盡綏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詐為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示彥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卹各令復業如軍歸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旋疎理處置不得留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却入賊中即望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迺文到京之後方知陳許發兵便云弘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許須待弘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罷行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頓軍虛費饋運望密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便道途賊中間此軍聲必合破膽魏博若全師自出續止陳許不遲如蒙

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未審

論河陽事宜狀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遍山遍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

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
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
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
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邇東洛實繫安危
向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千人後須
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

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搬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并弦箭三萬隻陌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充自出軍以來並未有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陰見在物委度支差脚速搬送未審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者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弘敬不

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彥佐揀幹事車將別將三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害其罪至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禪告諭不悛

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錄示元達彥佐劉沔茂元弘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准此處分未審

幽州鎮魏使狀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潛探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奉聖旨欲令張賈充使臣等續商量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輟李回充

使如以綱臺不可暫闕即兵部侍郎鄭涯久充戎鎮判
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言亦分明官重事閑最相宜稱
未審

請賜弘敬詔狀

右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逵弘敬
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卿等已東面進
軍賊中惴懼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地邇關輔深要
防虞恐昭義知西面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令王宰自

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客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効命請依河朔軍法委彥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為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在都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懼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

敢逗留今既收平息殺傷不少便許弘敬自當一面必
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弘敬一心雖至忠
順終慮將校異端況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
排比兵又頒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遙制魏博兩
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

請賜仲武詔狀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回
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

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
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鈞衡
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
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
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
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
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艱
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真首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

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此謂劉稹愚騃迫于軍情望其
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
投降及魏博收平恩縣得劉稹榜帖並已進來皆呼官
軍為賊逢着即須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
應當奮激卿宜速諭諸蕃部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
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勳命賞以卿一道為先卿深體此
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緣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
訪聞東畿自聞狂寇侵軼尚未安定茂元縱得痊復且
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雖加重朝
廷亦免他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
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
攻討使未審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已下於此進兵最

當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

終是分張處廣

閩

須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

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

軍將張弘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

萬人已上緣未有戰陣聞不得已稍却歸本道今猶有

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

時使用絕勝諸軍冀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

兵力事必速成陸下方集大勳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

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堪入戰陣者充仍望約陳許長行制度支權給衣糧徐泗緣有醬菜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薄仲榮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郎聖意以元逵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

量緣薄仲榮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
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
處最當要害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直對鎮州押
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
生口赤頭郎數元達知勘赤頭郎賊中事宜必不疑慮
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叅驗必知未審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苟有所見則合上

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死後立殊勛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勘事中使宣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梟戮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都頭者並仰速具事由聞奏如計畫明切便堪施行即貸其死命令於諸軍勅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助戎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

突須更尅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日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須作歲乘其無備必是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因感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忠義等聞彼有變便須星夜進兼先差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初經變革須得王師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數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即

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
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逵弘敬緣隔山東又恐
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
處分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
是六月賊境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困窮人心思
變因此請命冀追靈誅望詔李石且與李恬書不得云

已與聞奏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
觀旬月仍望詔元達弘敬王宰石雄便令齊入竊料旬
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
以來尚未殄滅然後議納其代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
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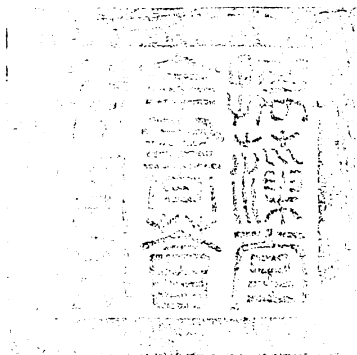
會昌一品集卷十五

謹案卷十二第六頁後七行乞垂矜舍句舍字不
甚經用攷字典舍與赦通引漢書朱博傳常刑
不舍為據此上文言三百餘人性命是德裕欲
赦此降人故云矜舍附攷於此

卷十四第二頁前五行須要及永未合時刊本永
訛未今改

第九頁後二行令入東鎮刊本脫鎮字據別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貢生臣江長鎰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十九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六

唐 李德裕 撰

論用兵

四

請遣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右臣等近訪聞城中之計只待林木陰合以老王師如此遷延必恐過夏伏見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右丞許孟容至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脣



兼取光顏等及大將已下狀皆請一個月內併賊自後不敢逗留累破大城柵憲宗又令梁守謙往遂破郾城續令裴度去竟破淮蔡去秋李回唯至鎮魏兩道王宰石雄並未有制使宣慰臣等商量望令李回至天井冀氏宣慰兼取王宰石雄及諸軍都頭兩道大將等狀令具破賊期限聞奏如蒙允許望令乘遞早發未審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緣楊言作亂而李丕殺安義節之子

右緣安義節管沙陀兵馬三十餘年蕃人之心最尚讐

怨戰陣之際固難隄防李丕既不主兵無以自衛且令在州綏緝應接石雄行營每欲進兵與其謀度不妨理郡兼得坐籌如蒙允許望各賜詔處分未審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右奉宣令臣等商量奏來者臣等喚得王逢細問王逢云自領行營兵馬便在榆社並不到儀州其涉縣道路遠近山川險阻先不曾諳委又恐李克勤所通涉縣多

少未得諳實今請於儀州置軍糧迺下寨兼側近捉生勘問委知涉縣無賊大兵鎮守方可進軍又云榆社河東怯弱終不堪用代山向北軍馬王逢曾經使用郎校精強今來是防秋時請委節度使除蔚州飛狐靈丘與幽州接界外代諸州軍量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敵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約有一千人敵已來極勁耐辛苦一人敵十人量抽五百人將赴行營每隊與十人五人令入陰偷城非常得力又云李克勤與一千

二百人無

闕

三百人已來堪用臣等商量且差中使押

領李克勤赴榆社至晉州過日先召取李丕與李克勤
面議機計審定入兵處所錄取兩本狀一本封進一本
將與義忠其所要兵馬多少及進軍時日並委義忠與
行營大將及克勤審細商量奏聞如可決行須便應機
速去不要更待進止即事得神速免漏軍機如蒙允許
望賜義忠李丕詔處分未審

魏城入賊路狀

右伏以饋運支計本約至五月今若五月未平小寇即
須便過盛暑臣等夙夜思慮切要改張石雄西面險阻
須得王宰忠義深入方可進軍榆社兵甲未足天井固
難獨入以此故遂成因循訪聞魏城絕當要害向南十
二里至狗脊嶺雖有小山並無險阻二十五里便至武
鄉縣直抵潞州便是平川臣等訪問王逢須得一萬精兵
方可前進今側近更無徵兵處遠處又不及事望降中
使與石雄商量便將義武步兵萬人就義武馬軍兼沙

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沙陀此外於中武部兵及河中衙
隊共揀七千人通前似僅一萬人并榆社宣武兗海義
父馬軍都是一萬五千精兵足得濟事取魏武路直入
旬月必見成功冀氏翼城猶有一萬八千人但令保險
又守城寨權差供奉一人監領待石雄得武鄉後即令
冀氏翼城諸寨兵馬齊進與石雄合軍仍委石雄與李
丕同商量如此穩便即須排比今月中旬末赴魏城事
貴神速不得漏泄

天井冀氏行營狀

右昨者初夏頻請進軍所冀未熟之時便見次第今炎
毒已甚迫促稍難殷宗伐鬼方周公東征皆三年乃尅
淮蔡滄景亦三四年王者之師以全取勝急攻則狂賊
得計稍緩則賊勢日窮況出內庫貨財以資軍實計量
饋運必及冬間緣兩道皆有供奉官非惟節將心不敢
安難於擇使亦恐營柵甚暑不易祇供望賜詔各令且
回兼詔示王宰石雄亦不可稍緩之意但云時方炎暑

恐供奉在彼有妨戎事任卿自擇便利不得安閒

請准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

第二功狀

開元格臨陣對寇矢石未交先鋒挺入陷堅闕災衆

賊徒因而破敗者為跳盪

右開元中酬跳盪功止於武官及勲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簿其立跳盪功與格文相當者不問軍將官健白身便望授監察御史者超兩資授憲官已至常侍大夫者

臨時別望優與處分其先鋒第一功如有官者便授檢校將軍卿監累官至賓客者即授御史其第二功無官者授檢校少卿監及中郎將累至賓客者即與御史

開元格跳盪功破賊陣不滿萬人所敘不得過十人若萬人以上每一千人聽加一人其先鋒第一功所敘不得過二十人第二功所敘不得過四十人

右三等立功人數請依開元格收敘如過此數並望落
下

開元格招得一萬人已上其頭首一人准跳盪功例
一千人已上准第一等例賊數不滿千人量差等處
分

右若依舊格雖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准跳盪例
五百人准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節級處分

開元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疋

右緣並無軍將官健等第稍似不備今請獲賊都頭賞
絹三百疋獲正兵馬使賞絹一百五十疋獲副兵馬使

都虞候賞絹一百疋都虞候已上仍並別酬官爵如是
官健仍優與職名獲賊十將賞絹七十疋獲賊副將賞
絹三十疋獲賊赤頭郎及劉稹新召宅內突將賞絹十
疋獲賊長行賞絹三疋如是土團練鄉夫之類不在此
例每獲生口便望令所獲人對中使點勘上厯不得令
有虛妄其賞給時亦望令中使自對面分付

以前件開元格如前臣等商量緣比來大陣酬賞只
是十將已上得官其副將已上至長行並是甄錄今

但與格文相當即便酬官所冀盡霑渥澤又緣每陣
獲生並有優賞今據開元舊格等級加恩如此則頒
賞有名人心知勸如蒙允許望各賜詔仍封賞格令
榜示三軍未審

奉宣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右臣等商量賀意比因楊弁作亂之時已涉賊中言語
究其蹤跡必非循良深知王宰不知為其誑誤若不尋
問旬月後王宰的自知見朝廷隱忍必懷憂負又不一

度明辨石雄轉有所疑望付封晉絳所進賊中文書詔示王宰及守度對王宰追賀意勘問如審有潛報蹤由便就行營按軍令如涉曖昧即令王宰差使押領送上都其遊奕差替聞奏仍望詔示石雄未審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右從兒等敢同元惡久抗王師比屋皆誅未足塞責然以此軍忠義未嘗失節艱難已後頻立戰功赤頭赤心昔是賊妄立此名以張聲勢未必人皆敢勇生死一心

所慮玉石俱焚善惡同棄詔王宰石雄義逸國亮許其
自相糺出如是鄆州父兄子弟及從諫處招到兇惡將
健等乘用兵後為劉稹出死力戰鬪先犯官軍毀罵行
營節度使者任自推出即免累及平人伏料如此號令
必不敢容蔽兇黨其合誅戮者亦自甘心昭示四方稱
朝廷弔人伐罪之意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詔示
未審

論堯山縣狀

右臣等見鎮州奏事官梁居簡稱城內並無禮於元逵
兇惡頭首推出二十餘人並梟戮訖其餘皆懼殺戮却
閉城門伏以寇孽既平盡是國家城鎮控制河朔須存
壘垣豈可更令元逵窮兵攻取望中使賜城內將士勅
書招攜各令安堵仍賜元逵詔便令抽兵歸本道并賜
盧鈞詔亦令自遣使安存未審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右件鎮縣兵馬並准江淮諸道例割屬本州收管所有

解補並委刺史自處置訖

闕

如鎮遏十將已上是軍

中舊將兼有憲官不願屬刺史者並委盧鈞追上驅使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叅軍狀

右緣地貧俸薄無人情願多是假攝破害疲忙望委吏
部於今年選人中揀幹濟曾有績効人稍優一兩任注
擬其俸料待勘數到續請商量聞奏

以前並是積久之弊且要改張所冀刺史得主兵權
免受牽制官人皆由選擇可委緝綏既無軍鎮干侵

自然得施教化臣等商量如前未審

論邢州狀

右邢州城門盧弘指稱劉從諫安置昭義軍額龍置縣
安置邢州額刺史李行循見在縣中安置伏以朝廷制
置必在正名劉從諫曾不聞奏擅自移改臣等商量邢
州額望依前於城安置刺史便勒移入州內如亭臺有
僭侈處並勒毀折訖聞奏龍置縣依前充縣令理所
巡邊使劉濛狀

右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
紇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
勅書許令幽州太原天德振武各於路邀截出兵伏以
控馭蕃戎最在誠信既有期約不可參差須遣使臣早
為布置其劉濛便望從靈武至天德振武取太原路赴
京兵力素全番人至衆只要令先事揀練兼修整器械
緣累年用兵計所乏者最是兵仗早須為備擬仍令代
北諸軍鎮添補逃亡官健及點檢退渾沙陀等部落樅

縱排比至防秋時且各令於把頭烽內要害城鎮屯集待知回鶻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陰山賊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填塞處早令下手修繕仍於要路深掘壕塹多置陷馬坑須防黠戛斯向北感逐回鶻入塞唐突緣天德振武兩處兵力寡少恐須臨時接借望委劉濛與節度防禦使仔細商量據下切要聞不得妄令申請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得先令排比待冬至初續降中使賜詔如蒙允許望付

翰林約此意各賜詔處分未審

昭義軍事宜狀

右今日見石雄報狀盧鈞因出城至斐村送兵馬步軍
遂回旗劫掠以此知盧鈞都不曉戎事從前發遣兵馬
節度使不合出子城諸城門亦合先布腹心把捉聞昭
義軍中畏懼石雄稍甚如軍亂未定且要石雄提挈精
卒自至澤州移牒索亂軍頭首如送出首惡其餘不問
計必當無事如指揮未定且要分五百人兼揀好將鎮

守端氏城其端氏城是劉從諫近年修築非常牢固去年劉稹阻命安全慶軍元在端氏所以敢擾西界今若分兵鎮守端氏即翼城盡無可虞又恐亂軍潰散於諸處劫殺河陰兵馬切不可抽亦須稍加警備石雄忠勇思慮恐未周至伏望賜密詔處分謹錄奏聞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右伏以前代伐叛皆須先諭文誥倘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麟府鄜坊

至于太原徧居河曲種落實蕃其間皆有善良豈敢盡
為暴害况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
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加顯戮便須擒盡
首惡永絕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臣等
商量望差給舍一人令邊鎮出兵護送且至叱利鎮城
下密召酋長喻以國恩問其屯兵事由有何冤屈既命
親王為帥又有巡院監察只合詣闕伸冤豈可便興師
旅殘毀城戍焚藝村閭百姓何辜受此塗炭其首謀背

叛及打破邠寧鹽州界城堡罪人並須分別送出仍須
是大族酋長不特是族內平人善惡既分邊境寧靜即
且為容忍待之如初若不送罪人猶敢嘯聚必當大兵
誅討他日不得有詞如蒙允許臣等續揀擇使臣聞奏
仍望付翰林約此意撰勅書未審

論鹽州屯集黨項狀

右黨項久為劫盜須示嚴刑比者且務含容猶可待之
恩信今者自知惡稔朝廷將欲剪除必恐轉不自安更

懷奸計出師則鳥散山谷抽兵則蟻聚塞垣日往月來
漸成邊患望使王釗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
如已退散則須乘此兵力驅出南山其打破城堡及於
叱利鎮屯集者即且驅出令於平夏放牧不得更過山
險切須分別詳審不得枉及無辜務令邊塞永清商旅
無滯冀因此舉盡獲叛徒未審

會昌一品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十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七

唐 李德裕 撰

密狀

論遊幸狀

人君動法於日

右臣竊見近日陛下畋遊稍遠還宮近夜伏以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視朝日入宴息古人云日將旦清風發羣

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伏望陛下深察古人之言向後遊幸不至侵夜

人君動敬天道

古以人君天之所予常宜奉順天道亦猶人臣之事陛下常須戒慎臣雖暗昧不知天道近頻見中朝人說自秋已來五星所行稍失常度此皆天意慙懃儆戒陛下毛詩云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古人云動人以行不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伏惟陛下稍節馳驅以順天意

以前臣伏蒙陛下自遠鎮授之鈞衡若畏避不言實負恩德不敢對諸宰臣論奏謹具密狀以聞不任惶懼迫切之至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兼如何取得公主者臣久經思慮非不精詳回鶻皆騎兵長於野戰若在磧鹵難與交鋒雖良將勁卒無以制勝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則知除馬上馳突其佗並不慣習臣

料必無遊奕伏道又未會斫營倘令石雄以義武馬軍一千騎兼揀退渾一千騎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臣夙夜籌度無出此計如以為允伏望各賜密詔處分臣伏望留中不出

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狀見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臣扶疾與之相見細問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團

子弟五百人臣問兵馬至少如何去得仲舒答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若人心不從三萬人去亦無益據此說即是仲武得幽州人心又云張絳初處置陳行泰之時已曾喚仲武欲讓與留務是衙門內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歸鎮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即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貯在媯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却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伏以陳行泰張絳皆是邀求符節固不可

比仲武先布欵誠候朝廷指揮因此拔用必能盡節加之恩寵亦似有名緣在假未獲面奏謹先密奏伏望留中不出

論田羣狀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尹入潁川人史玉皆坐煞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來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

密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為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具知非敢謬妄況臣年近六十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伏願留中不出

論劉稹狀

太原狀附

右臣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欸發使之時不以先聞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

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緣內養尋常充使恐節將未便承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看進軍掩其無備兼許三軍倘立殊勲必比諸軍倍加賞賜如劉稹已出潞府須令全家面縛兼郭誼劉公直張谷陳揚庭李仲京等面縛即受領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回輒不得受兼要降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若王宰已納劉稹即石

雄無功可紀累經大陣自當矢石垂成之際須自取奇
功便看齊入勿失此便

太原

右太原只是貧虛犒賞不足從前人心忠順況一千五
百人豈足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況兵事未罷深慮所
在動心望賜李石詔且令身赴行營於側近徵兵討亂
兼遣義忠却赴太原許罪其首惡其餘一切不問若兵
力可及便須剪戮頃年張延賞在西川因張朐作亂走

至漢州却得入成都今令李石且依有兵處却入則不損朝廷威命兼不妨榆社有兵望降使處分

以前件臣緣假日兵機切速不暇與李紳等參議謹密狀奏聞如蒙允許便望今日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

請官軍回避偷兵處

不戰

右高迪稍賊中更無他計只是潛抽兵併向一處排陣引官軍索戰官軍即須探知若攻城寨來即要與戰如

不來並不要將兵逼逐緣偷兵併來停住三日不得即
須却歸本處但三四數度不與戰即賊知官軍覺其情
計自然喪氣如此不得便宜後必軍人別有變故每度
出軍排陣官軍便逼逐與鬪皆是落賊奸計一度小得
便宜後知官軍三個月瘡痍未復即撤兵又向別處切
要王宰石雄義忠常密遣細作探偵知諸處抽兵來即
不要戰知抽兵却兵虛處即入兵攻討但常如此支敵
萬萬不落便宜

請令鎮州魏博深入下營要分賊勢狀

右高迪稱鎮州魏博兵馬至多並未分得賊勢緣不離舊處下營一兩個月一度將兵深入燒掠村閭驅討牛馬與乞火相類賊中並固守城邑外有村閭牛馬賊亦不惜今須令鎮州兵馬移軍下寨扼其要害每移三二十里即得魏博即須令早過漳河若且如今日下營處賊中都未忙忽灼然分賊勢未得又云河北節度使朝廷若會其情甚易驅使每賜詔切要好言語優獎彼此

不要令知與元達詔即須云一切委任元達與弘敬詔即云一切委任弘敬但稍示親信必自盡心

以前謹具如前高迪雖是河北軍將臣每度與言頗似忠信盡望付翰林約此意賜元達弘敬王宰石雄義忠詔所冀速平殘寇謹錄奏聞謹處

任畹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右臣緣小寇未殄前月末與河中留後任畹委曲令轉問李丕有何方略一一條疏報今得任畹書并封送李

丕狀兩道並謹封上進其李丕狀一道論請依前取黃
澤嶺路斷賊要害臣近訪知魏城路又狗脊嶺東西經
五月十四日陣被賊掘坑塹至深必恐進兵不得古人
云戰不勝則易地而處伏望密詔義忠朝清潛移兵取
黃澤路掩其不備得否令子細籌度如可去便候進止
事貴神速須務至密機計倘漏還備隄防其一狀請令
諸軍各齎十日乾糧深入過險此亦是用奇之計伏望
約此意賜石雄王逢詔令如此排比石雄就河府王逢

就絳州各曬乾糧緣日色猶烈數日可致兼各賜度支
側近軍糧米一二千石尤冀集事臣緣寇孽未剪每得
四遠文狀皆願一一上聞頻瀆宸嚴不任惶惕伏望留
中不出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一高文端稱直下打澤州城恐損官軍兵馬緣賊兵原
有一萬五千人常出一半已上於四面山谷埋伏待官
軍打城困乏即四面齊來救援恐落賊奸計其陳許軍

請過乾河北逼澤州更下一寨城寨連接便築鹿項夾城但從一面起手圍遶澤州每日常須大兵排陣四面抵敵賊救兵賊心危急恐被圍合必有大戰待賊軍退敗乘勢便收澤州如此則不損官軍免落奸計伏望依此詔示王宰

一請令王逢進軍取賊固鎮兩寨但兩嶺上排陣直抵賊固鎮寨當川亦須着兵亦抵賊寨緣固鎮兩寨四面懸崖官軍便打必恐損人難收其賊寨更無井水盡喫

泉水在寨東南澗內約一里已來但逼賊寨三兩日絕其取水路賊軍無水可喫即須拔寨退走官軍便可進固鎮東十五里是青龍寨在嶺北側上四面並是懸崖取水亦在寨外還依固鎮寨絕其取水路即得青龍寨東去沁州十五里城寨至牢固賊兵約一千五百人內五百人土軍團練全安慶自領伏望依此詔示王逢一長橋賊都頭王釗約將一萬兵今在沼州城內緣劉稹處置却失天井關都頭薛茂卿一門又處置却邢洺

兩州救援兵馬使談朝清兄弟三人王釗自此疑懼劉
稹差親器仗官賈少遇追王釗入潞州並不伏追官健
一時叫闕王釗已持兩端必不肯為劉稹用命本是潞
州子弟見有兄弟數人在軍材能最出於衆若招降至
多必恐顧惜家口又官健投降後為諸軍所殺亦恐非
願唯密將意與王釗令將一萬人却入潞州處置得劉
稹別與一道節度使兼與檢校高官更別賜錢物高文
端云官健受苦日久朝夕難過家屬盡在潞州若遣回

軍必皆情願臣恐弘敬不知王釗不伏劉稹追呼伏望
專降中使密賜詔示令依此速致意與王釗取其回意
聞奏河朔多異色人若遣傳意計合必達

一臣問高文端賊中誰人作急高文端云潞州城內即
有郭誼王協張谷向外即劉公直臣先得元龜狀稱劉
公直曾事王晏平常依倚於王宰伏望詔王宰令百方
將意與劉公直若肯回戈却取劉稹亦許別與重官酬
仍別賜錢物

以前謹具如前昨日高文端到宅辭臣因子細問得賊中事宜兼共商量計策皆似可謹錄奏聞謹奏

天井冀氏事宜狀

右臣昨日晚見鎮州奏事官高迪云向前已曾向臣言軍中密事今更有切事要言於臣請不令王助知今山東三州歸降已平了天井冀氏却須令堅守城寨不得與戰不二十日內必有變生緣賊已窮蹙不可更逼著恐其計窮必為濟河焚舟之計一人敵十人之命官軍

與戰必恐不利若萬一小衄却恐延賊旬月之命緣臨
洺已投魏博當道兵馬過來不得請召弘敬速撥兵取
臨洺路便扼武安潞府知山東兵來必梟擒劉稹向闕
臣伏見高迪之言至忠至切伏望速賜弘敬王宰石雄
詔處分謹密狀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洺州事宜狀

右適徐乃文將弘敬委曲呈臣似憂朝廷處置洺州亦
未得所臣細問其故徐乃文云安玉已送啓狀與王釗

高元武又歸投王釗即日有二萬六千人甚得軍心都頭盡皆畏伏取郭誼未得已前且要令在洺州勾當緣歸降人皆未甚安忽恐惜留王釗未肯放出萬一有此終不如無伏望速降使賜弘敬詔看彼事宜如王釗出彼未得且令勾當待盧鈞到後令赴闕不遲崔叔途是王釗下都頭甚有膽略昨來首謀歸國盡是叔途王釗未出已前弘敬意且欲留叔途今在闕下伏望於安省安置其弘敬委曲謹封進上委曲中所云中丞是李回

謹錄奏聞

回鶻事宜狀

右自劉稹平後臣久欲奏聞請降職事情中使宣諭仲武令早滅却殘虜兼探仲武見劉稹平後有何言說兩度緣延英論事較多未及陳奏昨日奏事官論博言到傳仲武語與臣近稍得回鶻消息人心頗有離異緣可汗欲得投安西其部落百姓皆云骨肉盡在向南願投國家又云與室韋已不得所據此時勢即合歸降不然

自相破滅伏望因此機便特降供奉官有才識者充使
兼賜仲武詔諭以劉稹已平天下無事惟殘虜未滅常
繫聖心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合為國家了却殘虜成
此功業令超於鎮魏朝廷酬報必極優崇料仲武企羨
兩道立功皆加寵位又知朝廷內無寇孽足得捍邊仲
武是見機之人必思自效令取歲內百計招降兼示以
優待可汗必令得所緣國家與回鶻久為敵國結怨已
深雖近方戢兵終湏早有經畧且令招誘最為得宜臣謹

密狀聞奏此狀望留中不出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右今日振武奏事官間丘弘到云却收到河東沒落官健楊惟清等二人稱回鶻可汗在天德北三百里已下臣昨日已見李思忠下軍將閻顥說思忠意緣朝廷冊命黠戛斯恐回鶻可汗必懷疾妬與諸小蕃合勢遮截漢使請令漢兵且於天德住待計會黠戛斯兵馬迎接方可進發今忽近天德已似有驗其邊界事宜李忠順

皆自有表進訖李忠順別有狀一道稱回鶻合祿闕等
一人投降齎得款云可汗見在兵只有一千五百人衣
甲約六七十領角有三隻鼓有四面每度與諸蕃打得
羊馬數亦至少旋自分却據此通款事皆詣實李忠順
疑蕃人詐妄未敢奏聞其別狀謹封進上伏望聖慈早
加警備以戒不虞臣此狀請留中不出

潞州事宜狀

右臣伏見報兵馬不肯發赴振武閉城叫反古人云敗

軍之氣沒世不復今潞府乘破敗之後又失天險只是
憚於征役豈敢更為逆命亦恐是盧鈞姑息太過軍人
知其畏懦因此生心然亦須及其事初預為之備臣比
見叛亂之地皆是制置太遲及朝廷徵發賊已處處設
備兵法云疾雷不及掩耳又云用兵只聞拙速不聞巧
遲去春楊弁便是速討之方旬日而平望賜王宰密詔
令府城下揀四千人縱縱排比如已聞作亂不要更待
詔旨令一千人守石魯關令三千人取儀州路把斷武

安緣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遣邢州不通自然駐旬月
不得邢洺之心未可保亦望密詔王縱溫士良各令自
守不得出兵唯要與武安路太原兵馬遙為聲援最切
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誅剪縱萬一無事不妨且賜密
詔王宰先知石雄勇於赴敵計亦知警急必便澤州亦
安賜澤州詔守並須用河陽兵馬不得用昭義舊人亦
要賜恭甫詔知有警急發馬步一千人赴晉州屯集以
防越軼臣思慮所及不敢不便奏聞伏望留中不出

論昭義軍事宜狀

右適魏博奏事徐迺文見臣云昨日聞三道使出城一道往魏博恐令弘敬出軍却慮三州不安實非穩便臣當時說向聖意只令石雄至潞州界首搜索惡人恐三州未諭朝旨知弘敬忠蓋故令中使先往遣弘敬安存三州並不徵發迺文稱若如此處置至為切當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已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州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

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
把捉此鎮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是本軍舊人劉從
諫降黜令往山東今在邯鄲若朝廷特賜一詔令鎮守
涉縣兼把捉潞河徽子口至為穩便如焦長楚不可委
信朝廷專揀一武將速去亦得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蓋以其雖是下賤能識耕織之故臣不諳澤潞界
內山川見迺文所說稍似有理不敢不便密狀聞奏望
賜留中不出

會昌一品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十一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八

唐 李德裕 撰

進獻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今月二十一日奉宣令臣撰文者臣聞王充云古之帝王建德者須鴻筆之臣褒述紀德又揚雄云廊廟之上高文典用用相如臣本以門蔭入仕不由進造之選獨

學無友未嘗琢磨然心好藝文老而不倦近加衰病久廢舍毫祇奉渥恩實懷榮懼謹以撰訖謹連封進不任兢惶隕越之至謹錄奏聞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會昌四年

奉宣令臣撰文者伏以陛下聰明神武高穎百王伐罪成功清和六合雖有鴻筆猶難措辭況臣從吏多年文業久廢克勵疲病莫副殊知祇荷明恩倍懷兢惕謹以撰訖謹連進上不任榮抃惶越之至

進真容讚狀

奉宣令臣撰者臣幼習儒風莫能勵已長從吏役無所
成名雖嘗忝禁林獲掌綸命學既慚於刻鵠文有愧於
雕蟲陛下假以恩光常加寵飾賜令撰述益荷殊榮但
以談天者豈測其高酌海者莫知其廣聖功神武睿德
文思雖欲贊揚實慚不逮今已撰訖謹連封上塵黷嚴
宸無地自容不任兢惶榮抃之至

進幽州紀聖功碑狀

奉宣令臣撰述者北狄強悍勇於四夷前代聖王莫能
制服昨者回鶻雖乘危蹙勢已內侵豺狼之師尚餘十
萬陛下神武雄斷智出萬方震天威以霆聲碎獯戎而
瓦解武功盛烈高穎百王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
至漢武馬邑之詐羣帥無功將垂耿光宜命鴻筆臣學
藝荒淺久病殘衰紀軒后之功徒知竭思敘唐堯之德
終愧難名採其功狀稍似撫實今已撰訖謹連進上輕
黷宸扆不任惶越

進黠夏斯朝貢傳圖狀

臣二十一日於延英面奏呂述等准勅訪黠夏斯國邑
風俗編為一傳今修撰已成稍似詳備臣伏見貞觀初
因四夷來朝太宗令閤立本各寫其衣服形貌為職貢
圖臣謹令畫工注寫注吾合素等形狀列於傳前兼臣
不揆淺陋輒撰傳序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於百王絕
域慕義之心傳於千古輕黷宸嚴伏增兢懼

進侍宴詩一首狀

伏以六合清和四夷慕義芳春令節錫宴羣臣見膏露
之晞陽喜薰風之解慍萬心歡樂累日忘疲伏惟陛下
睿德日新文章天縱詞高黃竹思縟白雲含毫而瑞景
揚光摘藻而非煙動色臣早司綸綍常忝內庭雕蟲薄
技實感憲宗穆宗文宗知獎不測不揆淺薄輒進詩一
首輕黷宸嚴伏增惶惕謹隨狀奉進

進新舊文十卷狀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揚雄云童子

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
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
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
知跼蹐慚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

進瑞橘賦狀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
根清禦蒙雨露之渥澤庇日月之休光始發素榮俄成
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

觀嘉瑞臣久叅綸命常効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
黷宸扆倍積兢惶臣又伏見玄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
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
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西南備邊錄狀

伏以犬戎歷代為患國之仇讐南蠻自經負恩常懷反
側西蜀兩路實繫安危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收要
害之地實盡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卷臣所

創立城鎮兼畫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昔蕭何收

闕

睿覽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尤似精詳所冀聖慈知
臣竭力奉公盡心立事所至之地不敢苟安輕黷宸嚴
伏增戰越

讓官表

臣某言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若情有所隱志在
苟安不事披誠即為冒寵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
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去邪用相有大舜之功柔

遠固存臻漢宣之理故得王道正直海內邊朔底寧干
戈永戢文明之化方致永熙螢爝之光所宜自息豈敢
虛矯上負君親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於壯歲猶甚
虛羸屬廉問江南荏苒八歲移鎮巴蜀首尾三年暑濕
所侵遂成沉痾患風毒脚氣十五餘年服藥過虛又得
渴疾每日自午已後瞑眩失常形骸僅存心氣俱竭唯
恐晚歸私第殫盡道途臣伏見國史岑文本受委既深
形骸頓竭太宗嘗謂左右知其將盡韋處厚積以虛憊

不早退身侍立之時仆於玉階之下臣竊以二臣為戒不敢遑安所冀陛下弘太宗之仁不軫念於無及臣得延處厚之數免自促於明時伏望陛下察臣懇誠矜臣衰耗得罷繁務退守州行稍獲安閒漸自頤養一二年後或冀有瘳臣倘餘齡尚存筋力未朽必當灰身粉骨上報聖慈不任祈恩之至

讓太尉第二表

第一表舍人撰不錄同日更進此表

臣某言臣今日已進讓表驚寵之心不遑啓處再陳恐

懇實懼為煩臣某

中謝

伏見國初已來授此官唯有七

人尚父子儀猶以懇辭而免近者智興載義皆超拜太
傅太保只緣朝廷重惜此官裴度守司徒十年竟不遷
授以臣僭越必致顛擠况臣既無汗馬之勞涓塵莫効
又有負薪之疾曠廢至多唯陛下寵以美名榮皆過實
而臣覲顏自處竊位偷安非止獲朝野之譏實恐受神
明之譴輒披丹款猶冀聽從伏望息罷新恩且守舊秩
不任祈恩迫切之至

省表具知我文祖有文貞房杜左右前後若日月照
臨緝熙帝圖肇顯天祿異代同德建勳垂休克相朕
躬光集大命功居第一節貫在三神開智謀識洞著
蔡用夔龍之道振堯舜之風懸衡不欺朗鑑能燭乃
者輦狁狂虜叅剪伐之權頑童侵虐啓平殄之策替
我獨斷挺身羣疑子房潛運於先機張華堅執於必
克制變兵事訏謨國經畫則共議公朝夜多不寐私
室輝發綸綍揣摩典章弼亮五年風雨一志剛健不

倚謙尊益光見吳芮蕭何之心盡食蘖飲冰之節今
邊烽息照兇首已殲允賴疇咨克平夷夏特寵槐庭
之拜俾崇鳳沼之榮巍哉三台耀映千古未為寵答
繼有讓章體朕至懷宜斷來表所謝知

讓太尉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廟器不盈周公戒其必覆馬力已竭顏氏
知其必顛臣竊感之以憂以感臣某中謝昔子文避祿
竟之逃死治厯辭卿迫於懼禍伏以上公亢極本待勛

臣其間或授時賢皆是元老臣既非著艾又乏戰功奉宸算而曾靡運籌假英威而未嘗推轂有何勞効蒙此殊榮夙夜自思至今戰汗伏見廣德二年九月十七日代宗授尚父汾陽王此官三讓而免至大厯十四年閏五月三日德宗再申前命重授尚父不許陳讓三載而終臣竊思尚父十五餘年得延光寵豈非牢讓而致隲所持昨者恭惟聖獎至深恩意加等祇受典冊未敢固辭臣伏念齒髮雖彫心力猶壯實願贊陛下升平之運

見萬方仁壽之期東封告成大典咸備然後散金娛老
歸守丘園貪全盛時不忍自促所以再陳懇款上瀆皇
明竭至敬而不敢繁文陳至誠而不為飾讓心懇詞直
庶獲聽從伏望特追新恩却守舊秩臣不任懇迫屏營
之至

省表具之褒德賞功禮經備舉疇庸答効國典攸存
昔子儀以外止軍功所宜牢讓今卿以內匡時政非
合固辭况道濟公忠才兼文武弼諧五載始終一心

項以虜寇初平纔息戈甲旋又潞童怙亂須議剪除
唯卿竭誠與我同志晉武平吳之計全在張華漢高
鎮俗之謀誰先周勃所以舉茲寵秩用答元勛恨更
無官以酬忠節且三載考績猶進律以甄勞况五兵
成功無超位而表異自予遷授非限常程式示恩榮
允符公論是宜贊傑用佐經邦王祥之碩德當任楊
秉之貞廉稱職未酬萬一無至再三勉服官常宜斷
來表

讓官表

臣某言臣聞道不欲盈玄祖之至誠人惡其上魯史之
明規既以迫於愚衷敢慮動而生悔臣某

中謝

臣頃居

宰弼獲戾於時既望汨以懷沙甘赴湘而溺死自謂永
違白日莫覩青天雖文宗墜履不遺驟分圭瑞而微臣
傷弓是懼常蹈春冰伏值陛下大明初升臨照四海知
臣常忝禁署逮事穆宗念已廢之舊物憫既傷之弱羽
召自滄海擢授黃閣明德每覆其瑕疵至仁常矜其衰

疾叅贊萬務倏已六年表冤裡郊再覩配天之禮干戈
問罪三見拘原之功所謂百生遭逢千載際會徵倚伏
之數惟恐罹災思存亡之幾所宜知止非慕三公乞骸
之請敢希二疏解組之風忍去盛時自貽深戚實以久
嬰沉痾年漸衰遲宗族孤單兄弟衰落先臣松楸近在
東國家屬數人皆居上國不欲遠離京闕只願歸老田
園伏望陛下深鑒孤忠特遂丹懇察臣上報聖德不必
須在鼎司改授閒官優游暮齒所冀自知稅駕無李斯

之歎音便保懸輿復韋賢之故事進退惶灼伏地涕零
不任兢惶感切之至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自代者昔東漢以陳蕃為三公其讓表曰不憊不忘率
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臣伏見前件官五朝舊老一
代名臣孔門四科實居其首臯繇九德無不備包足以
燮和陰陽允叶人望當唐虞讓德之舉副陛下則哲之

知伏望察臣至誠之非飾請所冀虞丘無蔽賢之咎臧文免竊位之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制書制授臣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臣竊位妨賢允宜黜免聖慈寬宥擢授中台跼蹐慚惶若臨泉谷伏以明庭授冊上路乘軒豈可以覲冒之容再塵清廟不稱之服重列天衢為衆目之所嗤致處士之橫議臣且自愧況在周行又以伐叛

之時所宜務簡炎蒸之候不可勞人伏見大和四年裴度受司徒平章事故辭冊禮竟獲允從既有近例足得循守伏望陛下察臣懇款皆自至誠冊命之禮特賜停罷臣不任哀懇屏營之至

請改封衛國公狀

臣今日蒙恩進封趙國公承命哀惶不任感涕臣亡父先臣憲宗寵封趙國先臣與嫡孫寬中小名三趙意在傳嫡嗣不及支庶臣前年恩例進封合是趙郡臣以寬

中之故改就中山亡祖先臣曾居衛州汲縣解進士及第倘蒙聖恩改封衛國遂臣私誠庶代受殊榮免違先志如蒙允許望賜帖麻施行臣不任悲懇屏營之至

為星變陳乞狀

臣某言伏以謫見于天以警在位稽於前史皆有明徵臣某

中謝

臣才非時須量乖公器因緣門蔭遂忝華資

出入藩宣已逾三紀早負素餐之責常愧周行老無黃髮之謀空竊高位夙夜思省冰炭在心近伏見熒惑順

行稍逼上相實懼天譴以致身災武德七年熒惑犯左
執法右僕射蕭瑀遜位貞觀十五年熒惑犯上相左僕
射高士廉遜位國史之內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輕位忝
上相倘冒恩寵猶自懷安忽至顛擠必傷玄化雖竭誠
報國必不愧於明神盡禮事君志實貫於冰雪所慮物
忌其滿天與之災跼蹐兢惶不知所據伏望聖慈察臣
單緒海內孤根百口童蒙仰臣覆露一門宗祀須臣

關

特免上公退歸私第所冀中衢擊壤復比於堯君舊

里懸車不慚於漢相臣不任祇恩皇迫之至

張仲武與臣書四紙

內一紙
信物數

今古月日仲武判官華封輿到臣宅送前件書并信物等已聞奏訖臣素具懇誠實非飾讓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為宰相撰碑所悉蓋緣雕蟲薄技已忝榮名不願鬻文更受財貨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暮年矻矻為文只望酬報臣心鄙恥所不樂聞大和中幽州刺史李載又撰碑斂取大過軍亂之際怨詞頗甚況今

陛下聖明御宇風教鼎新文德邁於羲軒武功高於周
漢河朔節將皆竭忠誠尤宜示以典章令知法度臣忝
居台鉉過受殊恩若不守廉隅坐厚賂何以仰裨玄化
表率庶僚倘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許臣量受一千匹
已足乖臣本心伏希聖慈鑒臣丹懇仲武書謹封進上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右高品孟公度至奉宣聖旨緣河朔體太令臣即受者
伏以浩蕩之功生靈共載擊壤之內謳歌必歸昨者藩

臣拜章願紀貞石臣謬當制仰頌聖功才力至微神武
難備莫能相質空愧雕蟲豈敢廣受縑素增其蕪鄙虧
於事體乖臣本心昨日進狀懇辭誠非飾讓實以文至
淺陋已慚黃絹之工取又不廉益昧素絲之節愚衷上
啓宸鑒未回特降王人重宣聖旨感戴慚懼進退徬徨
臣事君之心實無所隱終希允臣誠懇獲守典章使廉
儉興行皇風遐暢謹再狀以聞

會昌一品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十二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十九

唐 李德裕 撰

謝恩

謝宣示盟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伏以漢宣帝時呼韓單于來朝京邑然待以客禮未備
漢儀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單于慕先人之義歸心中
國光武修祖宗之業柔服北邊因其稱藩始知冠帶厥

後綿歷五代僅及千年惟聞征伐之勤莫覩來庭之盛
伏惟陛下功高漢后威服窮荒不勞六月之師坐俟七
旬之格故得盟沒斯誓心向闕稽首歸忠自獻刑馬之
書仍酌留挈之酒永勵臣節以保塞垣今則榮以彩纓
解其衣毳簪笏就列威儀可觀推勁捍之心豈勞戴鷖
服禮義之化寧比冠鷄鑒于丹青益表神化臣等謬參
樞近獲覩成功歡抃之心倍萬常品

謝恩賜王元逵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狀

高品楊文端至奉宣聖旨賜臣前件圖等伏以桑梓雖存久隔兵戈之地松楸浸遠已絕霜露之思運屬承明時逢開泰戎臣効順寰海大同故國山河因丹青而盡見祖宗基構尋碑坂而可知祇戴天慈載深感泣不任荷恩榮惕之至

謝恩賜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奉勅撰

奉宣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宜寫賜盟沒斯序中仍云奉勅撰者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瀆宸嚴方懷兢

惕豈望聖慈弘貸時假寵光頒賜歸國之臣仍榮奉勅
之字草木乘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煙霞照日月之光盡
成綵績顧臣瓌陋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于不朽不任
荷恩感戴之至今旣奉勅撰序與臣自進不同序中已
改兩處訖謹同封進上如允聖意伏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宣示進黜夏斯朝貢圖深愜于懷狀

今日欵義行深至奉宣聖旨卿所進圖傳深愜于懷者
伏以陸下大化神明百蠻震疊故遠夷慕義萬里來朝

誠宜圖以丹青錄於編簡傳之千古以輝威靈臣學術
空虛文藝淺薄輒為傳序莫究聖功陛下延納微誠特
賜宣示寵渥所及縉紳為榮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伏以遠夷率服大國綏懷一失良圖千古不復悉怛謀
仰天歸命空壁求降據其款誠已絕羌戎之望執之為
戮實傷義士之心受降之時臣與其盟詛力不能捄心
實懷慙運屬聖明合申幽枉輒敢論奏豈望聽從陛下

用周文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枉仍賜策書臣忝補
鈞衡嘗居戎帥仰感玄造倍百羣情臣不任

云云

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高品劉傳奉宣聖旨賜臣批示以臣所請宣示史館特
賜允從者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籞結
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宗朝種柑結實亦
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
目觀佳瑞慙無潤色之工心感玄猷莫盡揄揚之美豈

謂天慈曲被特允微衷擊壤庸音獲知於皇鑒雕蟲薄伎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不任感恩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讓官批答狀

高品馮至珣至奉宣聖旨并賜臣批答以臣昨所陳請未賜允從者蜉蝣淺命未報君恩犬馬微誠敢忘臣節迫以服藥瞑眩抱疾沈羸心力衰殘形氣減耗承訐俞之命或慮闕遺忽奉密之機實憂不逮輒陳誠款冀或

聽從陛下特降綸言再加褒飾德音撫慰自合忘生睿
獎至深豈敢言病謹當策勵疲蹇上副天慈竭盡肺肝
以修官業不任荷恩感戴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今日行深紹宗奉宣聖旨卿太尉官自朕意與不是他
門僥求而不得要更引故事辭讓者臣跪受聖旨煌灼
無地臣昨者以位高疾仆器滿忌傾實懷瞰室之憂敢
喜在閭之賀輒陳微懇退積慙惶陛下察臣孤立事君

寵拔皆由於睿鑒一心守道進取不近於回邪勉以至
公絕其辭讓臣敢不祇奉明詔克勵貞規慕孔父益恭
之誠遵叔敖愈卑之志豈比罪無所禱孫賈黜於聖人
久不自安崔烈詢於厥子仰思宸睠倍積光榮不任荷
恩感激之至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兵罷後
上表

行深紹宗奉宣聖旨豈政理有失風俗有乖何遽退辭
一二年分憂不用進表者伏以自古臣得其君最為難

遇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効其謀非日角聖姿冠鄧莫能伸其志則知致理不由於臣力成功皆系於上心伏以陛下明過高光德侔天地常制勝於千里之外動合機先不取材於三傑之臣皆躋慮表故能征伐必克擒縱無遺臣謬忝鈞衡親稟神筭竟微獲兔之効內展指蹤又無汗馬之勞外施武力每奉聖詔屢獎丹誠夙夜自思冰炭交集況今四表無事六氣斯和蕭芻可致於治平文軌盡同於玄化時雨既降浸灌何施鴻明照臨

燭火宜息昨者輒陳誠懇且黷宸嚴所冀守介石之誠
或能回日寧敢慕揮金之樂取適當年陛下至德矜愚
深慈宥過寬其罪戾重降恩私惟願盡螻蟻之生勉自
陳力豈復顧蜉蝣之命更徇微衷上戴皇明尤增覲懼
臣不任 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奉今月二十七日勅臣封衛公者仰戴天慈獲遂私懇
以感以泣榮惕載深伏以支庶嗣侯雖存故事玄成以

兄有譴乃紹扶陽之封耿霸以父屬愛遂繼牟平之爵
開元中蘇頲特封許國公亦無襲字然地居嫡長受則
無嫌伏思亡父先臣開國全趙亡兄已經繼襲未傳臣
每念貽謀豈宜不正若苟安殊寵實悖幽明輒罄愚衷
果蒙聽察況衛國之疆畛密邇叢臺先祖之所成名由
茲光大微孫得以啓土實謂至榮祇奉寵章益慚非據
臣不任

云云

謝恩加特進階狀

伏奉今月十二日制書授臣散官特進者伏以漢氏之
制勛望優隆則位加特進服以文冕列侍清祠榮亞三
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
章允茲瞻望臣器本凡薄才在下中遭逢聖明謬忝樞
務近者展采清廟祇事圓丘獲親日月之光已驚殊寵
又沐雲霄之澤更荷新恩雖臣殞身豈能上報惟冀飲
水効節介石存誠居若對於神明動罔僭於風雨保其
一志少答鴻私臣不任荷恩惕懼之至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謝

恩不許讓官表狀

連宣

卿所讓夷等奏欲遂願養辭位閒休今者社稷安謀
系在良平況北虜殘孽未殄西戎國內不安除寇靖
邊藉卿調鼎遽茲陳退所不忍聞縱累陳情終不允
遂

今日奉宣縱累陳情終不允遂者臣荏苒六年徒竭丹
欵竟無一善稍補皇猷覲冒難居屢祈退免面請則每

慮煩瀆口陳則莫盡肺肝頻以懇誠託於同列因臣不
對得為上聞豈意天慈矜愚聖德念舊尚取涓塵之効
未徵尸素之尤累降近日再宣慈旨實恐罄蟬蛸之命
無以報天所冀盡犬馬之心唯知戀主仰戴皇澤倍切
微衷臣不任

云云

謝賜錦綵銀器狀

中使田獻鐸至奉宣聖旨臣前件錦綵銀器等臣伏聞
虞舜舞干而苗人來格周穆徂征而荒服不至即知王

者之功莫大於耀德戢兵安人柔遠伏以陛下聖德廣
運神武照臨息雷霆之威而蠻夷自服弘天地之德而
邊鄙乂安臣願以鴻猷播於蕃帥因綴古今之事庶堅
忠義之心豈意慈容厚加寵錫班行聳聽里閭生光非
止闔門之榮實增後代之價仰慚恩覆倍積兢惶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高品劉行宣奉宣聖旨以臣撰真容贊特賜前件錦綵
銀器等臣學非稽古文不逮人徒以運遇聖明職叨宰

弼宸心向屬榮寵薦加得以淺漏之詞上述鴻明之德
敘帝堯之奇表非可強名讚軒后之英威空慙竭思豈
謂皇慈曲被厚錫俄霑錦綵燠華麗之文器物呈彫鏤
之妙跪受榮感報効無階臣不任

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疾
狀

卿昨日所上表陳情緣多疾病請退守周行朕已省
覽終不允所奏卿實有疾為復別有故如要他有備

陳宜盡肺肝便進狀來况北虜未歸朝廷事切每有
料度皆藉規模且三五年間終未令卿離中書忽有
奏章實難允遂如實有疾但將息候痊日須強扶持
對來仍斷來章

高品駱遂泰至奉宣聖旨者臣承命兢皇不知所處臣
緣抱疾歲久服藥過多形體虛羸筋力不逮實恐妨廢
機務轉積憊尤所以輒獻懇誠願辭繁劇每於延英奏
事陛下常假慈顏心肺肝懷無所不盡更無他故須有

上陳只以衰羸自憂顛仆况臣四海之內孤獨一身唯
將赤誠仰戴明主豈敢輒懷願望上負天慈伏望更許
兩日將息即冀朝謁臣不任 云云

謝恩問疾狀

高品王克諫至奉宣聖旨卿小有違裕昨日於延英面
奏乞假將息實疾予懷且善頤養當就痊平所要內庫
食物及藥物無致嫌疑但具數奏來即令宣賜者臣緣
常服冷藥十五餘年屬蒲柳年侵衰憊日甚風毒脚氣

往往上衝頃刻之間心腹悶痛飯食至少筋力漸羸所以冒昧上陳請三數日在家將息陛下恩深覆育軫父母惟疾之憂德過生成念犬馬至微之命恤問稠疊沉痾頓痊臣食物未得更無所闕天慈下降感極涕零臣不任

云云

會昌一品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十三

集部

會昌一品集卷二十

唐 李德裕 撰

祈告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臣續承丕緒勵翼七年不敢怠荒以思無逸北制強虜
東剪叛徒享此鴻名實由玄造常欲述帝堯之典欽若
昊天修周武之法建用王極成于王道以黜異端釋氏

之教興於戎狄悖君臣之禮廢父子之親耗蠹蒸人殫竭物命宣尼垂訓不語怪神因而漸除咸一於正襲前聖之業燦而光明臣之本心諒在於此伏以書載五行當被水土名有五義不以山川後之稱名稍違古典今則循漢宣之故事稟皇祖之詒謀採用離明以符一德又臣近因微恙已及二時感此陽和物皆暢茂未逢勿藥之喜獨有向隅之憂如臣政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心伏願舍臣咎愆許臣改悔永保宗廟以

安邦家所疾日瘳平復如舊五星度理百福來臻敢不
克己厲精祇事上帝洗心齋戒嚴奉神祇懇陳至誠仰
望照鑒

祈祭西嶽文

惟神作鎮中土據于西陲積高炳靈宅神明之奧少陰
協德成天地之功恭聞烈祖玄宗御歷永年祭必受福
秘臧昭賽金刻猶存近者陰澤稍愆宿種未茂精意纔
達甘液驟零既紓播種之勤已獲流根之潤今因報德

再竭至誠某續奉丕圖勤勞七載恭己思道豈敢怠荒
屬黠虜南侵震驚朔野兵鋒一舉毳幕皆焚潞子嬰兒
梟首魏闕參墟叛將面縛壘門成此武功無非幽賛又
以釋氏之教出於西夷棄五常之典絕三綱之常殫竭
財力蠹耗生人黜其異端以正王度庶可復古諒非近
名屬以忽於所慎寒暑成疾曠時且乖於勿藥昧旦徒
切於求衣如某政教不明宜有陰譴刑罰不中未合天
心實希明神許其改悔永保宗廟以安邦家所疾日瘳

平復如舊昔成湯自咎者六零雨消災宋景善言者三
法星退舍至誠所感前史昭然誠信不欺恃神正直敢
不誓於丹腑嚴奉明靈敬陳忠懇伏望臨鑒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
還俗僧尼并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
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襖二十餘
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

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不遇大聖孰能拯之

臣某等

中謝

伏以三王之前皆垂拱而理不可得而言

也厥後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
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夷之教黜中夏之
風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饌淪於左道桓帝更增犀
蓋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君非大聖臣
非上哲然猶祖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佻
薄襲孫權之弊政始建塔廟乃譯梵書宋齊梁陳其教

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乃詩書因報拔濟之談隆於仁
孝運祚浮促篡奪相尋二百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
之福臣靡衛武之年感驗寂寥斯可明矣高祖神堯皇
帝方欲剷除斯弊掃刷中區時屬宰臣蕭瑀本梁氏之
子孫尋覆車之軌轍廢格明詔以迄于今遂使土木興
妖山林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高刹
鬼功不可人力寧堪耗蠹生靈侵減征稅國家大蠹千
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陛下明紹於天粹合於道黜霸圖而功盛入聖域而德
優常欲天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無邪先
定宸心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
盡歸王稅正羣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
為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臣竊位樞衡莫能裨
益愧無將明之効徒懷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何幸
不任抃賀踴躍之至

瑞橘賦

并序

清霜始降上命中使賜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之所
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
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
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銅雀華實莫就乃吳人未格
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和同靈物効祉
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膏露草木尚
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詔近臣賦
之臣幼學為文忝列樞近稽首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
於上國貞葉凝碧靄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
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鵲
雖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彫飾終獲譽於
皇明豈因人而羽翼感洪鈞之獨運幹造化之玄力思
六合之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之茂育諒英靈之
不測逮乎霜飛天圉風落秦川金莖炫燿於朝日玉樹
青葱於霽天裁方壺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鬱松檉

下秀蓀荃艷朱草與屈軼華靈芝與賓連靈卉畢植而
嘉橘在焉冰心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焜耀閭風
之珠樹燦然香若團於野露色疑炫於江煙既而太官
獻新奇果列筵飛厥苞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樹隱方
塘比丹墀之効實盤映皎日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
謬陳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猶需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
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改於霜雪
永酬恩於天地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磬筦歌大呂冕裘旅天神燒蕭闐闐闔闔祈穀為蒸人羽
旗灑輕雪麥壠含陽春昌運歲今會王猷從此新三臣
皆就日萬國望如雲仁壽信非遠羣生方在鈞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
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七萃和鑾動三條葆吹回相星環日道蒼馬近龍媒

古詞

臣歌馬蒼咫尺天顏接光華喜氣來自慙衰且病無以效涓

埃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宛轉龍日節參差燕羽高風光搖禁柳霽色暖宮桃
春露明仙掌晨霞照錦袍雪凝陳組練林植聳干旄
廣樂初鶔鳳神山欲扑鰲鳴笳朱鷺起疊鼓紫駢豪
象舞嚴金鎧豐歌耀寶刀不勞孫子法自得太公韜

已上四句
奉述內樂

破陣樂

分席羅玄冕行觴舉縹醪
殷中時落羽幢末乍升
猱瑞景開陰翳薰風散鬱陶
天顏歡益醉臣節喜名標

稽矢方來貢雕弓已載橐英威揚絕漠神筭盡臨洮

上巳

四句奉述北虜

赤縣陽和布蒼生雨露膏野平唯有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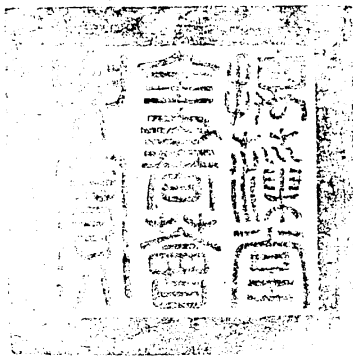
款塞西戎畏威

田闢又無蒿祿秩榮三事功勲之一毫寢謀慙汲黯秉

羽貴孫教燠若遊玄圃歡如享太牢輕生何以報祇自
比鴻毛

會昌一品集卷二十

謹案卷二十第四頁前三行高祖神堯皇帝刊本
祖訛宗據唐本紀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貢生臣江長鎰